





文子列傳第五

古史二十八

范氏陶氏之後也陶唐在周為杜氏宣王誅  
子隱叔入晉范氏之祖也隱叔之子曰士蔦為事晉獻公為  
司空蔦之子曰會逮事文公為戎右事景公為上卿秉國  
政晉國之盜逃歸于秦所謂范武子也武子生文子文子名  
彘卻獻子克有憾於齊武子請老以避之文子始佐下軍有  
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能對文子知之歸以告武子武子怒  
曰爾以童子掩人於朝吾死亡無日矣擊之杖折其委筭  
已而從卻獻子伐齊勝之歸而後入武子曰何後也對曰  
師以喜歸恐人屬耳目於我也武子乃喜曰吾免矣景公  
之季年欒武子為政以文子及知莊子韓獻子為謀主師



不妄出出輒有功欒武子所以能保晉國者三人力也及厲公即位三郤驕侈而公多外寵六年將與楚爭鄭文子畏其成功也言於公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矣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及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還曰我爲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又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齊狄秦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亦寧必有內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文子之子句逆曰若塞井夷塗溲於軍

中而疏行首何患文子執之逆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盡力何知焉遂戰晉人勝楚而歸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勞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厲公卒不悟文子歸而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死氏福也遂自殺公果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先去三卻將殺欒書中行偃而不忍書偃懼遂弒公及其外廢而立悼公文子之子曰宣子句爲晉執政傳子鞅及孫吾射而敗爲趙氏所滅

欒子曰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



子以死易亂而樂武子耻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  
越知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  
皆稱范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  
遂以遺文子與

晉范文子列傳第五

晉叔向列傳第六

古史二十九

叔向晉之公族也名勝氏曰羊舌其祖羊舌大夫事獻公  
為軍尉從申生伐臯落氏勸申生以死易亂者也其子職  
佐祁奚為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次曰勝次曰虎季曰鮒  
亦與勝皆賢職死祁奚言赤於悼公以代其父所謂銅鞮  
伯華也三世皆賢人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勇  
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  
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晉國賴焉樂懷子好施而多士范  
宣子畏而逐之叔虎以力嬖於懷子宣子殺虎并囚伯華  
叔向樂王鮒幸於平公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人  
問其故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亦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謂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平公

十二年晉楚會盟于宋楚人衷甲趙文子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國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將盟楚人爭先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既罷楚子木歸以語其君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二十二年楚靈王求昏于晉韓宣子送女叔向為介過鄭鄭子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人弗逆楚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卿與上大夫也我若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矣



何如大夫莫對遠啓疆質讓楚子楚子謝焉乃厚其禮而歸之明年楚公子棄疾來報平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衰若之何欬何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平公說乃逆之平公之季年成虎祁之官諸侯來賀歸而賤之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知晉德之衰而力不能救言於朝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三年七月會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昭公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誥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尋盟旣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先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常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底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然後就盟叔向  
事晉見其盛衰及其老也君弱臣強各營其私不在諸侯  
叔向區區其間以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齊侯  
使晏嬰如晉叔向從之燕語齊晉之故晏子曰齊其爲陳  
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晏子曰子將若何叔  
向曰晉公族盡矣公室將卑宗族枝葉先落眚之宗十一  
族惟羊舌氏在耳勝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  
祀凡叔向所言諸侯大夫吉凶得失之際後多信者平公  
作虎祁之宮石言于魏榆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咎三年而平公卒諸侯不服楚靈王因陳亂以滅陳  
又將討蔡韓宣子問焉叔向曰蔡侯得罪于君父而不能  
其兵天將假手於楚以滅之何故不克然不信以幸不可  
壽也楚王奉孫吳以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逃賊陳  
今又誘殺蔡侯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  
之也厚其惡而降之罰也旣而楚人滅蔡二年而弑靈王  
楚子干自晉歸于楚韓宣子疑其得立叔向以其無德與  
人也知其不克子干卒死蓋叔向之母亦賢人也叔虎之  
母美而不使其子諫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  
懼其生龍蛇以害女非嫉之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  
力欒氏之難羊舌氏卒被其阼叔向將娶於申公巫臣氏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  
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谿之妹也  
子谿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  
仍氏生女黥黑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  
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  
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怨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及叔向死晉人誅祁氏  
伯石黨於祁氏并及於旣羊舌氏絕鮒字叔魚叔向之季  
弟也貪而多詐平丘之會攝君司馬求貨於衛潘芻

衛人請於叔向數其罪而止潘者晉以莒故執潘季  
孫意如旣而將歸之季孫請受命於會韓宣子患之使叔  
向叔向辭不能則請使鮒鮒見季孫而泣曰昔吾逃罪於  
魯由武子以不死今歸子而不歸將館子於西河柰何季  
孫懼而請歸士景伯如楚使鮒攝理邢侯與雍子爭俾  
田雍子納女於鮒鮒蔽罪邢侯怒殺鮒與雍子於朝  
韓宣子問其罪叔向曰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  
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  
墨殺人不忌爲賊反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  
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朝仲丘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  
制刑不隱於親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蓋少之云爾



蘇子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重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烏乎殆哉彼不幸而老於衰等蓋不得已而然歟

叔向列傳第六

鄭子產列傳第七

古史三十

鄭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發之卒曰子國故曰國僑子國亦鄭之良大夫也與子駟子展同事成公僖公爲三卿晉楚之兵無歲不至於鄭鄭人不知所從簡公元年子產尚少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國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晉楚爭鄭必自是始不四五年不能安也三年尉止怨子駟聚羣不逞攻而殺之井及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攻盜盜入于北宮下妻多逃噐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左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國人助之盜衆盡死旣而子孔當國爲載書使者請司聽命



於己衆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子必從之不然必亂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乃定蓋子產一出而國人知其賢矣簡公十二年子孔得罪死子產爲卿大夫良霄侈而愎公孫黑富而陵上有爭而未決大夫相與盟之矣國人憂之其賢者裨諶驪蔑相與言曰雖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紓蔑曰政將焉往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避子產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爲之明年黑攻良霄殺之大夫皆不安其上卿子皮以政授子產子產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子產許之乃聽誰敢犯子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許之

簡公之十八年也子產爲鄭內協和大臣外敬事諸侯選賢以任事立法以齊衆行之二十二年定公八年而卒鄭人安之諸侯敬之復以政授子太叔鄭以無患者久之蓋子產之爲政慮遠而事詳凡其所施鮮不適理故無後害其稱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使國人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行之一年而民謗之三年而民誦之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焉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不從既葬將以幣見新君晉人辭之用幣而歸乃歎曰欲敗度縱敗禮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克也平丘之會一



產與子太叔從君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先會一日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太叔止之請待明日然則無所張矣堵女父爲亂死堵狗娶於晉范氏懼其挾范氏以報也奪狗之妻而歸之晉晉以州曰賜公孫段子產如晉爲其子施歸田韓宣子辭子產曰縱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封疆之言弊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敢固以請晉人受之凡政無大小其慮之必預而處之必審類如此矣然鄭之賢者無一不用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

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然義之所在雖大國有不懼者矣鄭伯適晉晉魯喪未之見也子產壞其館之垣以納車馬晉人來讓子產對曰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若不壞是無所容幣以重罪也請修垣而行趙文子鬼言乃築



諸侯之館楚公子圍將娶于公孫段氏國人畏其許而襲鄭也子產使行人揮辭焉乃館於外既而將以衆逆復使探言其情楚人知事備乃請垂橐而入平丘之盟子產

爭承曰鄭男也而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而爭至昏晉人許之韓宣子來聘求賈人之玉子太叔子羽皆欲予之子產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吾且爲鄙邑矣卒不予鄭大火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將以爲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晉人來讓子產辭焉亦止駟偃卒其子然晉大夫之甥也以弱故弗立父兄立瑕晉人來問其故大夫憂之子產弗謀而對曰天實剝亂駟氏其孤幼弱父兄私謀而立長親寡君弗敢知其誰實知之若鄭之

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縣鄙也何國之爲晉人舍之故雖晉楚之強不敢加之至於父兄率常厚之以恩使無怨焉以興亂子哲攻伯有逐之子產與之盟而撫之伯有死子產枕之股而哭之歛其死者而殯之駟氏將攻之子皮怒曰殺有禮必有禍乃止公孫段貪而無耻子產有事賂以其邑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爲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定以待其所歸可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子哲與子南爭室子哲橐甲而見子南子南擊之傷大夫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遂行子南然亦時其有罪而致討焉豐卷將祭請田勿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



子皮止之歸而逐卷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子產  
在鄙乘傳而歸數其三罪而戮之尸諸周氏之衢故諸大  
天畏而愛之子產既治鄭名高於諸侯其為人博識而有  
辭凡其所言諸侯紀之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  
以書責之宣子為之輕幣鄭入陳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  
命晉人詰之不屈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  
平公有疾卜之曰實沉臺駘為祟史不能知又夢黃能入  
于寢門亦莫知也問之子產子產推言其實晉人貴之子  
產善因事而行義寬猛無常曲直無固惟義所在鄭人游  
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盍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  
者吾行之其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其於  
聽言如恐不及也然一公位晉一客笑之富子諫曰國  
禮何以求弊孔張之陋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邪辟之人  
而皆以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它規我有星孛于  
天辰其占在鄭裨竈曰若我用瓊學玉瓚鄭將不火子產  
不子既火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太叔  
曰若有火國幾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  
知天道卒不予亦不復火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國人  
請祭之子產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  
則彼其宮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子產之不  
惑於禳祥至矣然或夢伯有介而行言將殺帶與段既而  
皆信則為之立良止以撫之而并立公孫洩以為說君為



政本之以人情盡之以物五人情物理之所鬼神  
之際無不為也子產於此蓋得之矣實沉臺駘晉星也  
晉之所當祀也黃能鯨也鯨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  
亦所當祀也至於伯有鄭之世大夫也死而為孽為之立  
後而止固其理也若夫星字于大辰而欲用權耳玉璜  
謂於時門從而祭之此巫祝之事未見理當然者固君  
子之所凡子產所為無不曲當者惟作丘甲渾罕譏之而  
不許也鄭卒先衛亡鑄刑書叔向譏之而子產之後鄭細日甚簡  
公之三十五年晉趙武死公如晉吊趙氏辭焉及雍而復  
魯季友如陳葬原仲大夫越國而送葬春秋譏之鄭以人  
君而吊隣國之大夫此非知禮者之所為使晉以為口實  
而責其餘鄭必有不能堪者而子產行之何哉

子產曰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之將死  
現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

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詖之則多  
死故寬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  
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  
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  
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眾人之母  
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  
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  
之說云爾

鄭子產列傳第七



之先宗潘公之長子曰弗父何潘公之亡也公弟煬  
立弗父何之弟鮒祀弒煬公而以國授何何弗受鮒  
立是為厲公而何世為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  
子曰孔父嘉嘉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邾人孔子  
之曾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  
聞於諸侯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丘丘故名之曰  
丘字仲尼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為兒嬉  
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山母諱之不以告  
及母死不知其墓乃殯於五父之衢有過而疑者因問之  
得於邾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



謂之長人蓋未有知之者嘗為委吏會計嘗為乘田畜  
蕃息年三十有四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召其大夫而屬  
之曰禮人之翰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  
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  
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  
糊予口其恭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之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死必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  
敬叔皆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子之  
一乘車兩馬一豎子孔子得以適周問禮於柱下史老聃

將辭去聘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  
貴竊仁人之號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  
大危其身者發人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  
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明年魯昭公孫于齊季  
平子專國季氏饗士孔子要經而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  
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記稱孔子年十七而孟僖子  
死書季氏饗士孔子要經而往  
在孟僖子死前案左傳孔子年十七當魯昭公七年是歲  
孟僖子相昭公如楚病不克相禮耳僖子之死實昭公二  
十四年則孔子年三十四矣又昭公二十五年陽虎始見  
然則孔子要經亦當在此後故皆改正之魯方亂  
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在齊聞韶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於以奪其民而  
公不悟故孔子及之它日復問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伯  
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  
之大夫起纍紲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其伯小矣景公說史記言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  
通魯問孔子以秦穆公事又於齊世  
家言景公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左傳皆不載恐出於戰國雜說故正之於此將以左谿田  
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  
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  
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弛今孔子盛容  
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

子不問其禮曰待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  
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  
定公五年季平子死相子嗣立相子穿井待土缶中若羊  
以問孔子曰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  
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是時陽虎專季氏  
嘗囚季相子盟而釋之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之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烝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  
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



子曰諾吾將仕矣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至自遠方受業者益衆定公八年陽虎將殺三桓不克出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虎同惡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孔子曰

古者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卒不行時孔子年五十自陽虎出而魯小安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齊魯會於夾谷孔子相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許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齋戒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齋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避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卒事齊人不能加魯齊侯愧焉乃歸魯鄆謹龜陰之



田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  
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  
賈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司寇攝相事  
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  
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粥豚羔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  
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  
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  
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  
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語

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將行而惡

彰君之惡也於是魯方郊不致脯肉於大夫孔子遂行

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相

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  
以群婢故也夫孔子去魯凡十二年十適衛者五適陳適蔡  
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各諸侯皆莫能用卒自

曰孔子從而祭脯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之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然宿乎屯師已送之則孔子之去實以女樂而託脯肉耳



衛反魯孔子之初適衛也主於顏由由由衛靈公問孔子居  
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  
請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  
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孔子貌類陽虎陽虎嘗畏匡人  
匡人以為虎而止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居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  
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使從者為竈武子臣然後得去月  
魯復反乎衛主蘧伯玉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  
方之君子不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  
也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門北  
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  
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居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  
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  
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去其樹孔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  
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顛似堯其項類臯  
陶其肩類子產然自鬻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  
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  
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楷



矢貫之石怒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怒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寶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無忘服也陳人求之故府得之居陳三年吳楚爭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將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其私車與蒲人鬪蒲人懼與孔子盟曰無適衛孔子既出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神弗聽也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而伐之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

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也自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公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也莫已知也夫已而已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丁自衛將適晉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善且自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瓠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孔子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惡於華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天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鳴犢舞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丘哉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反乎衛復主蘧伯玉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復適陳是歲靈公死明年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魯相宮廩宮災孔子聞之曰災必於相廩之宮已而果然秋季相子卒其弟康子嗣相子病且死遺言於康子恨不終用孔子屬使召之故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

本又用之不能終是冉為諸侯笑也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吾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歟歸歟五羖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思歸也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陳遷于蔡蔡公孫翩弑昭公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它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爾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尔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曰為堯丘曰是魯孔丘歟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使一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之陳蔡六夫謀曰孔子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又曰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行非仲尼意若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歟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有是乎使仁者安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曰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  
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  
不能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為容而志不遠矣子貢曰  
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豈  
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  
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一脩是吾  
醜也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尔  
多財吾為尔宰於是使子貢見楚昭王昭王以師迎孔子  
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  
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

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  
尹有如宰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  
十里今孔立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  
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  
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  
六年也衛靈公死而世子蒯聵入于戚蒯聵之子出公  
立父子爭國孔子既至而弟子疑所子冉有子貢以伯夷



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輒也子路問孔子治

衛所生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召冉有矣

後此五年冉有為魯帥師敗齊師于清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為季氏說吳太宰嚭

言今歲自衛反魯與子路與冉有同為季氏家臣既而仕

無所孔子既歷聘諸國其君無足與成事者將歸老於

魯弟子冉有子貢方為魯臣故孔子磐桓於衛者累歲魯

哀公十一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嘉欲召孔子

問冉有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

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于社夫子不利也康子

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大夫孔

圍將攻太叔疾訪於孔子孔子避之退而命駕曰鳥獸

不可豈能擇鳥哉圍遽謝一焉將止魯人以幣召孔子乃

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冉有

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

從其薄如是則立亦足矣若下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

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左丁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吊適

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十四年齊田恒弒其君孔子齋

三日而請伐齊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

何對曰田恒弒其君民之不丁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

可克也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

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

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



以口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  
對曰與直錯諸枉則民服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  
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訟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  
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吳之伐越也墮  
會稽得骨節專車吳子使聘魯且問之孔子曰無以吾命  
也實既將命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  
季康子執骨而問曰骨何者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  
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

公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為  
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  
之君守封禺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  
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僂氏三尺短

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吳伐越墮會稽前此十

年耳史記載此事在定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為父母

之邦蓋將老焉而魯之君臣亦莫能用自周室微而禮樂

詩書缺孔子憂後世之無述也於是叙書上紀唐虞下至

秦穆為百篇刪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

得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禮樂之說遭秦焚



書之變世不復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鄭  
禮吾不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孔子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  
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至其詳不可得  
而聞矣蓋晚而學自易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辭  
以發其祕復因魯史記作春秋取東周之後戰國之前當  
魯十二公以爲前此者周之典刑行於諸侯無所事春秋  
後此者禮法大壞中夏幾於夷狄雖有春秋無所復施哀  
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魯人以為不祥孔子傷之故春秋  
終焉其實田恒三季自是起也孔子之於當世其志見於

春秋故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以春秋爲子燕之業  
高弟十七人其下者三千其於六藝不盡通也獲麟之  
三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年七十有三蚤作曳杖而歌於門  
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六  
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  
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  
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躬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實四月己丑哀公誄之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皆心喪三  
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弟子及魯人



然而居者百餘室命曰孔里世世相傳春秋奉祠不絕雖  
帝王亦以弟子禮事之孔子少好學而無常師嘗從老聃  
問禮後與弟子言禮猶以聃之言為斷邾子朝於魯道黃  
帝以來名官孔子從而問焉歎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  
夷猶信嘗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曰  
且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  
且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且未得其  
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矧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  
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  
王操也故世之知之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可

孔子亦自謂少賤故多能鄙事然非其所以為孔子也所  
以為孔子者人不盡知而孔子蓋略言焉曰我非多學而  
志之者子一以貫之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縱心所  
欲不踰矩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德莫  
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至  
語其極也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  
天下莫之知則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至其  
甚也則欲居九夷乘桴以浮于海以示中國莫與立者而  
非其誠言也孔子生鯉伯與年五十先孔子死伯與生復



子心年六十二作中庸子思生白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  
求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子  
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  
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鮒弟子襄年五十七為  
漢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  
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淮  
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

蘇子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相子皆庸  
人一為女樂所誤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游諸  
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  
道而善用又仲叔圉治賓舍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其國孔子疑司車焉且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

魯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弄孔子之於陳蔡無  
以為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  
譽相以埃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  
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  
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荆  
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一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相於晉  
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  
遠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  
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  
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



此八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孔子列傳第八





程